

以毕生之力绘制新诗地图

■方向明

■颜文祥

2025年4月24日，京城尚在薄雾中，蓝棣之先生永远合上了那双凝视诗歌的眼睛。这位将毕生心血倾注于中国新诗研究的学者，在85岁这年悄然离去。我的手指抚过书架上那本泛黄的《九叶派诗选》，扉页上“蓝棣之编选”的字样忽而变得滚烫——那个从未谋面却以文字滋养我学术生命的引路人，就这样成了历史中的一道剪影。

蓝棣之的名字，始终与九叶诗派的研究紧紧缠绕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当这群被历史尘封的诗人尚未被主流文学史重新打捞时，他便以一篇《论四十年代的“现代诗”派》叩开了学术界的门扉。彼时，他如同一位执拗的考古者，在故纸堆中翻出袁可嘉、穆旦、郑敏等人的手稿，将散落的珍珠串成诗史的项链。他主编的《九叶派诗选》不仅首次系统呈现了这一流派的创作全貌，更以独到的解读，为后世研究者搭建起理解的桥梁。

尤其令人动容的是1980年代那个炎夏的故事：蓝棣之带着学生奔走于北京各大图书馆，汗湿的衬衫紧贴着脊背，只为复印袁可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表于《大公报》《文学杂志》的诗论。这些纸张脆薄、字迹模糊的文献，经他整理后汇编成《论新诗现代化》，成为研究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文献。他曾在文章中回忆：“袁可嘉先生嘱我‘客观地介绍背景，有好说好，有坏说坏’”，而这份嘱托的背后，是他对学术求真近乎虔诚的坚守——即便面对抗约赫对《复活的土地》受《荒原》影响的否认，他依然坚持将“影响研究”的锋芒刺入文本肌理，直面诗人创作心理的复杂褶皱。

蓝棣之的学术目光始终带着精神分析的锐利。在《现代文学经典：症候式分析》中，他像一位手持柳叶刀的外科医生，剖开文本表层，探寻鲁迅《狂人日记》的“呐喊”背后潜藏的文明焦虑，或何其芳《画梦录》中梦幻与现实的角力。他将弗洛伊德的理论用于文学批评，却不囿于机械套用，而是让理性分析与诗性感悟交融，正如他评价袁可嘉

时所言：“智力与明晰中流淌着对诗的敏感”。这种独特的批评方法，使得《九叶派诗选》的序言不止于流派梳理，更成为解读现代主义诗歌美学的密钥。

他对袁可嘉诗论的阐释尤为精微。在《九叶派诗歌批评理论探源》中，他敏锐指出袁可嘉“新诗戏剧化”理论的双重渊源：既承袭了瑞恰兹的科学化批评体系，又融合了艾略特“感受力统一”的诗学理想。更难得的是，他始终警惕将“影响研究”简化为“舶来品”标签，而是强调九叶派诗人如何将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古典意象嫁接，让卞之琳的“断章”与冯至的“十四行”成为新诗现代化的内生性基因。

蓝棣之的学术生涯中，袁可嘉始终是灵魂对话者。他在《我所接触到的袁可嘉先生》中写到，袁可嘉晚年谈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诗论时，曾感慨“诗歌理论明显落后于实践”，而蓝棣之的整理工作恰似为这段被遗忘的对话按下重启键。两人书信往来中的细节更显温情：袁可嘉将书稿交给这位后辈时，特意叮嘱“不必避讳批评”，而蓝棣之在专论中既赞其理论体系的严谨，亦直言其早期诗作的“浪漫主义余痕”。这种亦师亦友的坦诚，让学术传承超越了冰冷的文献考据，成为两代学人精神血脉的延续。

作为教授，他的课堂同样充满诗性。在清华园，他将“症候式分析”化为一场场思想的冒险：带着学生从穆旦《赞美》中的“荒原”意象追踪到奥登的战争书写，又从郑敏的《金黄的稻束》中析出里尔克式的沉思气质。有学生回忆，他总爱在讲至酣处吟诵诗句，声音沙哑却饱含热忱，仿佛要将每个字钉进听者的灵魂。这种将学术化为生命体验的教学，让九叶诗派不再只是文学史章节，而成了鲜活的“人的文学”。

今日重读蓝棣之1988年与陈雷合著的《诗的方式：喧嚣与骚动》，仍能触摸到他对诗歌未来的殷切期待。面对“第三代诗人”的“迷惘与混乱”，他既肯定其“生命真实的悸动”，又忧虑“牛仔服式的乔装打扮”。这种审慎的乐观，恰似他学术生命的底色——始终相信诗歌会在喧嚣中沉淀出真正的黄

金，正如他坚信九叶诗派的价值终将被历史认领。

先生离去时，书桌上或许还摊开着未完成的文稿。那里可能躺着对辛笛晚年诗风的考辨，或是对“朦胧诗”与九叶派精神谱系的重新勾连。但更珍贵的遗产，早已埋藏在他编纂的诗选、撰写的论文乃至那些发黄的复印稿中：那是一个学者以毕生之力绘制的新诗地图，

上面标注着无数待解的密码，等待后人沿着他拓荒的足迹继续前行。

此刻，我的指尖仍停留在《九叶派诗选》的封面上。蓝棣之的名字静静躺在编者栏，如同一位隐于诗行背后的摆渡人。或许，真正的怀念不在于泪水的重量，而在于我们能否如他那般，在历史的风沙中辨认出诗的魂魄，并用学术的烛火，照亮更多未被言说的空间。



波澜动远空

（徐渭明 摄）

西塘河畔的千年光阴

■向培培

午后，细雨如丝，时断时续，为西塘河畔蒙上一层神秘朦胧的纱幕。沿西塘河一路西行，在离高桥还有一箭之地处，看到一个古驿站。这是景安铺遗址，曾是唐宋时的马铺。

此处的群塑吸引了我：青石板铺就的地面坑洼交错，带着经年累月的磨痕痕迹，三尊铜铸雕像泛着暗哑的金属光泽。马上的驿使身姿前倾，肌肉线条因发力而紧绷，后背驮着的行囊，似装着跨越山水的文书。马儿昂首嘶鸣，仿佛将整个驿站定格在驿路奔波的最后一瞬。拱手相迎的站主衣袍褶皱自然，正准备将疲惫的驿使让进身后白墙黛瓦的院落，店小二恭敬捧茶而出。眼前的高桥、西塘河与驿站，在雨雾的氤氲中，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长卷，诉说着往昔的繁华与沧桑，在细雨中更添几分古朴与厚重。

遥想当年，西塘河作为浙东运河的重要支脉，舟楫往来如织。高桥如虹，意为“步步高升”。它横跨河面，成为南来北往的咽喉要道。“高桥驿”便在这水陆交汇处应运而生，古时陆路过高桥可经大隐、余姚通达杭州，官方信函、旅途劳顿的驿使，都在这留下过故事，也有“古道西风瘦马”的痕迹。

高桥拱起的桥身将西塘河裁成两段波光，水波在雨中轻轻荡漾，泛起层层涟漪。站在河畔，对岸“高桥驿”斑驳的匾额与桥头的雕塑遥相呼应。那个定格在马背上的驿使，仿佛穿越时空，带着八百里加急的风声，叩响了历史的拱门环。乾隆年间，一封关于江南水患治理的加急奏折，正是通过高桥驿，驿

使快马加鞭，日夜兼程，将消息迅速传递到京城，为朝廷决策争取了宝贵时间，避免了更大的灾害损失。

古驿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商代。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，春秋时驿站已经开始设立，秦汉时形成了一整套驿传制度，特别是汉代，将所传文书分出等级，不同等级的文书要由专人、专马按规定次序、时间传递。

遥想古高桥下，乌篷船摇橹声与驿站里的人声交织成独特的韵律。货船载着丝绸、茶叶顺流而塑遥相呼应。那个定格在马背上的驿使，仿佛穿越时空，带着八百里加急的风声，叩响了历史的拱门环。乾隆年间，一封关于江南水患治理的加急奏折，正是通过高桥驿，驿

卒，那些温言细语的站主，那些手脚麻利的店小二，都在这方天地间，书写着属于西塘河的传奇。

岁月悠悠，如今的西塘河已不见往日的繁忙。高桥驿褪去了驿道枢纽的光环，成为供人观赏游玩的古迹。古高桥依旧横跨河面，河水依旧静静流淌。那些尘封的往事，都化作了雕塑上斑驳的锈迹，镌刻在西塘河畔的记忆深处。

抚摸着雕塑上有质感的纹路，感受着西塘河湿润的风，恍惚间竟分不清今夕何夕。历史与现实在此刻重叠，古驿站的喧嚣与如今马路边的车来人往和立交桥、地铁，共同编织成一曲关于传承与守望的长歌。也许，只要西塘河的水还在流淌，古高桥的脊梁依然挺立，这座驿站门口的雕塑，就永远会向世人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驿道岁月。

墨，也可以证明自己曾经来过。

行程中，接到朋友的一个信息，说“某某要他订票，想去一直念叨的远方看看。而且刻不容缓，最好是今天。”我回了一句，是不是听闻传闻？回答，“是个同龄朋友今日诊断，患了绝症。”不知哪本书里讲到，人要好好生活，首先要学习死亡。知来日非永，觉今日珍重。晚上饭桌上，另一朋友说，某某我曾经熟识的一个人，前段时间故去了。另一个朋友说，一个人最害怕的不应该是死亡，而是没有真正活过。我们欣赏美好的风景，感受诗歌的魅力，朋友之间相知相扶的友谊，就突破了时间和肉体对我们的束缚，像李白回头时写下的诗歌，永远存续下去。

我末能等黄昏夕照，看见最后一缕光线打在红楼桥上。也未能留宿桃花潭，在朝雾中寻找“渔舟如小屋，恍然梦境中”。我只是来过，那样便已足够。

香樟何年种

■颜文祥

香樟这种树，就像北方随处可见的白杨，在南方实在太普通了。但于我而言，香樟是我识得的第一种树木。

我出生在三明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里，离家不远的一道山溪边，生长着一棵百年香樟树。茂密的树冠下，粗大的枝干虬曲苍劲，缠满了时光的皱纹，嵌刻着岁月的沧桑。这棵被村里人称作神树的巨樟，守护着小山村的安宁，也见证着村里孩子们的成长。记得小时候，我和小伙伴们整天围在香樟树下打弹珠、玩游戏，以及上树掏鸟窝。古老香樟的一枝一叶间，珍藏着我们快乐的童年回忆。长大后，我走出大山到省城上大学，穿行在人潮涌动的大街上，两旁的行道树也是香樟，一棵挨着一棵，披着葳蕤的绿装，像一排排高大威武的战士，庄严而肃穆。一条绿荫大道仿佛绵延无尽似的，满眼都是欣欣向荣的绿色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前往离家不远的县城工作，爱去龙泉山脚下的北滨江路散步，那里的沿江堤坝上栽着一排高大的香樟树。一路徜徉，枝繁叶茂，郁郁葱葱。不论春夏秋冬，站在树下仰望，总能看到巨伞一般的树冠向天穹涌动着绿色的枝条，仿佛热切地想要化作一朵绿云去点染天际。微风拂面，鸟儿啾啾，让独自在小城打拼的我瞬间感受到大自然的清新隽永。

也许深爱一种植物，便会和它结下不解之缘。单位院子里的香樟陪伴我20多年了，从一棵棵细瘦的树苗，到如今树冠已经连成一片浓荫了。忙碌之余，我总会伫立窗前凝望，看着一层层茂密而闪亮的绿色叶片，欢喜莫名。江南气候温暖湿润，可一到冬天，很多树木的叶子也会相继凋零，独留光秃秃的枝干在湿冷的寒风里颤抖，唯有香樟的苍翠一如既往。

每当春天来临，香樟枝头新绿萌动，一树老叶也悄悄飘落，化作一地春泥。不禁让人感慨，大自然的安排怎会如此奇特？诗人笔下，香樟树在春天落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告别，但在我看来，这才是香樟树让人钦佩的品格：无论严寒还是酷暑，它呈现给人们的永远是生机勃勃、葳蕤浓绿的一面。哪怕凋零也要等到新叶萌

发才慢慢飘落枝头，仿佛完成了一轮生命的交接与传承一般，从容而淡定。

在姚西的一个小山村里，我曾见到几棵千年巨樟。彼时，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。暖暖的阳光下，一片耀眼的金黄在田间起伏涌动着，淡淡的花香飘在轻柔的风里。站在田野上眺望，高远的天，连绵的山，层层叠叠的梯田绵延着浓翠浅绿，一犁梨花树和几棵红杏点缀其中，小山村就像一幅春意盎然的油画，令人沉醉着迷。当然，在这幅美妙画卷里，最生动的莫过于那些巨樟了。带着千百年的岁月洗礼，遒劲繁茂的枝条向天空奋力延展着，一片夺目的绿已经浓郁得有点化不开开了。

村中那棵最大的樟树竟生长在一户农家院里，巨大的树冠高耸入云，围墙已被挤出了几道裂缝。不远处的水池边，四棵巨樟依偎在一起，最小的那棵也有一人怀抱那么粗。粗大的枝干像连理枝一般有分有合，或像长龙虬曲蜿蜒，或像雄狮仰天嘶吼，枝叶在半空交错而生。有风的时候，一片沙沙的声响传入耳中。在这幽静的小山村里，仿佛有仙人到访，抚云揽翠，弄笙吹笙。半晌，水池上的涟漪散去，湖面平滑如镜。有村姑在青石上洗着衣裳，远处传来几声犬吠，袅袅炊烟淡淡飘荡在马头墙的青瓦上……

其实，宁静的小山村并不是寂静的一潭春水。在它内心深处，同样涌动着一种生长的力量，就像村中那些巨樟，在千年之后依然枝繁叶茂。

一路上，遇见树总给我许多感动和遐想。如果说大地有一种生命，那么树就是它最深沉的表述；如果说大地有一种意志，那么树就是它最深挚的诠释。不论松柏还是胡杨，不论伫立在高高的山头还是隐匿在荒凉的戈壁，不论枝繁叶茂还是落叶凋零，树从不逃避什么。在春天，一树葱茏的背后是一种爽朗；在冬天，一树风霜的尽头是一种从容。

树木丛生，百草丰茂。许许多多的树，站在许许多多的地方。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位置，每个人的心中，其实也都种了一棵树。我的心中，应该种着一棵坚韧常青的香樟树吧……

一座桥

■童鸿杰

第一次看见张斌桥，我还是懵懂的少年。

那年夏天，我跟着父亲坐着木船进城卖西瓜。船沿着塘河，经薪桥、盛垫桥、福明桥，直到航船码头。

晨曦初露，举目四望。码头边上船只挨挤拥挤，一块块木板把河与岸连在一起。河岸之上，有一座石拱桥。朝霞之下，拱形的桥面，半圆的桥洞，倒映在水面，熠熠流光。走近去看，那桥栏石柱上石雕的小狮子，栩栩如生，惟妙惟肖。

那就是张斌桥。听父亲说，这座桥是一位叫“张斌公”的老人所建，他打草鞋为生，一生行善积德，靠卖草鞋的收入和乡邻资助，建起了这座桥。

此后几年间，每次跟着父亲进城，都会见到张斌桥。傍晚时分，西瓜卖完，到桥边的小吃店吃上一碗面结面，然后坐在桥上等着晚风，吹走一日的辛劳。

又过几年，因为中山路拓宽，张斌桥被拆。当时从父亲口中得知，非常吃惊，可是眼见自己要往杭州求学，也无暇顾及。而等到工作以后，向亲朋好友问起张斌桥的去向，大家竟然都不知道。真是令人感伤。

当年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。这些年，每到夏日，我总会梦到张斌桥，与那些叫卖西瓜的乡音一起。梦里，还是熟悉的码头，熟悉的桥面，熟悉的晚风，吹拂着我的脸庞。这让我相信这座桥，一定有它未完的使命，哪怕卧于山野之间、草木之中，也有重见天日的一刻。

奇迹总是藏在时光里。前几日，我和妻子到西江古村游玩，居然真的看到了张斌桥。

这是梦中的张斌桥吗？当时，我不敢确定。细细端详，与印象中的差异很大，桥两边的装饰都不见了，但是神韵还有点熟悉。我看到桥边还有一块石碑，刻着这座桥的传说，还有张斌桥搬迁的过程。那么，确认无疑，这就是当年的张斌桥。一时间，我伫立在那里，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心情。

这石拱桥，也没什么特别啊。妻子感觉到了我的讶异。

是的，在江南，单孔的石拱桥并不稀奇。几乎每一个城镇，都有它的血脉。只要顺着流水，就可以找到它们的踪迹。从这个意义说，张斌桥是普通的。

但是，张斌桥又是不凡的，它是宁波无数石拱桥的“统帅”，见证了无数宁波人的童年、青年、中年、老年，见证着春江准时莺飞草长，秋山如期风清叶落，见证着红妆在鼓乐声中迎来，白幡在锣鼓声里远去，也见证着宁波商帮从三江口走向世界的身影。

当然，不凡的还有新时代的“张斌公”。你看，“支教奶奶”“钢琴奶奶”的故事数不胜数，还有那如约而至的“顺其自然”，那是一份无言的约定，是千年宁波一脉相承的仁爱之心。

于是我俯身大地，亲水而行，想象着一座桥如何被植被簇拥，被枝条缠绕，被荒野吞噬，又如何振作、奔跑，在新时代获得第二次生命。

泾县半日

■陆立群

进，保存更为完好的应该是家族生生不息的团结精神。南阳镇小门，突然飘来的大块乌云，更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欢迎。穿过窄窄的长巷，予过题诗的弯角，院门内的桃花酒坛，渡口临近，离别的心绪穿越千年直达心底。踏歌古岸的拱门下，一线清水渐渐上移，终于到了码头，平整的地面，也平复了心情。汪伦与李白成了石像，虚象成了具象，失去了唐诗的韵味。跨江而去，整个人似丢了魂，到彩虹桥，过义门，桃花潭远了，踏歌声才断断续续重回耳际。

查济古村，我原来从来没有听说。沿溪而行，不同中总有相似。许溪潺流，游鱼三五成群，穿桥过石。它们是这里的主人。写着“紫气东来”的石桥，绿藤缠绕，和着游人的汉服，古风古韵扑面而来。祠堂的天井，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天空。元代古门上的鲤鱼与龙，寄托古人不甘平庸的上进精神。我总是喜欢脱离人群，潜入人迹罕至的小巷，在墙中生出的绿叶中安顿自己孤独的内心。砖上的花纹与手印，又是不同时代的人对于审美的理解与追求。万古江山一点墨，没有